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繡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於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然經世之術約

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于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爲主出者爲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於有見之大者超於無斯固黠之所以爲狂而異於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眞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於吮墨伸紙而在於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黠之意矣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有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

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於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黃以表觀畫封履畆圜其民於中者殆方千里不可爲非得國而治矣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割大窾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於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於靡闢之門而藏於無扃之鑰優閒容與童冠詠歌出於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於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爲用殆庶幾乎非耶予不肖無足以契乎其中而與子而子之志則遠矣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行有日矣屬令葉君某陳君某輩奉其道術之教施於八邑恨其將去而惜無以承之也以予爲有一日長徵言於予以道志夫儒者之效闕然不見於世許時於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莫春之景浴於斯而風於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贈紹坪彭侯入覲序

予讀洪範至無有作好作惡王道蕩蕩平平之說喟然而嘆曰斯固古人經世之學乎夫心本平平本能好

惡譬諸鑑之能別妍媸衡之能權輕重非有假於外也一有作焉始不得其平作於其心斯害於其政偏黨反側化理鬱而弗暢治道始乖故君子之學莫要於平其心心平則政平政平則民知會歸於極教化興而王道出矣予於紹坪彭侯深有足以啓予者侯天性敦毅識度超越自幼有志於學及壯以進士起家出宰巖邑能聲大起晉陟夏官尚書郎未幾出守於越行政和而有制彰善隱惡緩於用刑汲汲以教化爲首務期月而政清訟理民知向方侯內明而外和不爲皎皎之行一毫不淄於習染待士夫以禮雖不過於亢激而道誼周洽自不敢干以私可謂篤於自信者矣三年而政成屆期入覲將以所成之績告於　當宁諸士夫出餞於郊以不肖辱侯同心之愛屬一言以詔之予惟大學之教原於洪範自誠意以及平天下皆不出於好惡盡天下之好惡皆不出於一念之是非良知者本心之明是非之則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洪範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思者心之官貌言視聽之準肅乂哲謀所由以作也心之良知是謂聖謹獨所以致良知也良知致則能周乎物而不過好惡自無所作譬諸

鑑之空而妍媸自辨衡之平而輕重自審天德達而王道行極之所由以建民之所由以會而歸也侯果篤信力行不怠有本以出之則如前所稱述莫非王道之用推此心以達於政雖至於平天下可幾而及也而況於一郡之治四境之化乎雖然致知之學經世之術廣矣此教化之本作聖之微機古云責難謂之恭侯方志於古道不欲爲區區幹局之良故敢以是申告於侯以自附於責難之義若徒燕遊諛頌之繁而無補於學非侯之所望於同心也侯行矣

送惺臺晏使君左遷序

惺臺使君以名御史出守於越政務靖簡未踰年而政成民安其業士樂其教吏守其職無敢喧囂四境帖然以寧雖衆獄盈庭百務積案一朝而理暇則乘小隊出與諸士夫談道論藝翛然若無事者人皆服使君之才時彗孛示變當事者請行京官考察例使君銜列御史名在不及例當外補聞報意象怡然不形於辭色人或詢其所以使君謂曰不才任性迂直不能徇世過愆實多今以不及逮我猶爲貸法安敢致尤於人況得失有命安之而已人皆服使君之量使君自幼有志於學謂文成夫子德教久在江右先

輩及門者多能傳其學流風猶存媿生也晚未得從諸君之末行心竊慕之今幸承乏夫子之鄉爲稽山之闕里仰瞻雲洞俯瞰天泉若或見其聲容亦大幸也以不肖爲有聞頗能傳其遺教政暇時過予論學說者謂文成夫子得孔顏絕學其要在學庸二書大學爲入門中庸爲歸極而其宗尤在良知兩字與後儒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義何所當也予曰然哉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隨事致此良知即謂之格物念念不欺此良知得其好惡之正即謂之誠意體當此意無所作無所辟即謂之正心謂之修身若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耳中庸戒懼慎獨合動靜之功獨知無有不良物爲應迹戒懼慎獨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即齊治平之功效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篇其義一而已矣孔曰無知聖學也顏曰未嘗不知賢人之學也後儒以知識爲知以讀書爲窮理學術毫釐千里之辨不可不察也使君憮然曰命之矣使君謬以北面之禮處予予雖抗顏不敢當而使君虛懷受善不難於自屈志則遠矣使君戒行越大夫士屬言於予用申贈處之意夫

學以廣才亦以弘量而其宗要皆本於愼獨措之則爲經綸之才擴之則爲天地之量以此入門亦以此爲歸極終始之義也使君既信此學所挾持者大所期者遠聖賢事業尚將有賴一時順逆之迹知不足爲重輕也

贈益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循吏傳爲無赫赫之名而有肫肫之實竊以爲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益泉陳侯之爲政乃知史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宰會稽以憂去邑人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於當路復得宰山陰吾侯之於山陰也約已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於朝以檄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之惠我者哉問其政嗒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爲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於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益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顛本末之序往往至拂其所性

此循吏之書於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爲君者莫盛於文景爲循吏者莫盛於西京之世然編史者於文景無可紀之德於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春膏之潤物發於至誠泯於無朕而受惠者莫能爲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紓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措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蹟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於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爲功也傳曰肫肫其仁其庶也乎哉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侯也有志於是是謂經綸天下可以達天德區區漢之循吏有不足擬者矣予因諸士夫之請相與述民之情爲侯贈且將以進侯於古也

贈莊侯陽山入覲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獨徵大端必於其中主發之得其本一切建行立政可以灼知若徒舉其末而遺其本影響假借得以售其神奸所差不徒毫釐間而已臯陶謨論知人之道曰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言曰

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於其中達諸行與政之間不可以僞爲所謂大端也若事則有才與智之人可以僞爲而得此史氏之法而知人之要也予於陽山莊侯有足以啓予者侯天性敦頴有志於學自幼從内父遵巖遊得聞陽明先師論學之旨素爲遵巖君所授記遵巖君予同年莫逆友也閒居每與侯言未嘗不謬及於予以爲可與共學凡予與遵巖君往復證悟之言與夫論述諸説未嘗不出以示侯故侯素心儀刑之迹雖未相及而此志之相應則已久矣邇者侯以進士起家出宰會稽會稽予桑梓也涖官踰年經綸措注行修政舉上下宜而信之曰此有德君子也侯每公餘過予論學未嘗不歸於大端侯深信良知爲學之主本一切應感交承皆從良知建立而才與智足以濟其所用上不爲諂下不爲瀆出之以從容故無詖行持之以公溥故無疵政所謂由中主發之非耶予不自諒每求友于四方見從政君子其才燁然足以集務其智皎然足以察微世之人每每誦之以爲難美譽崇階由此而致求其中之所主由本以立如侯之云云未可知也雖然立本之義微矣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吾人處世事

雖萬變所以應之不過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莫大於理會性情性情得其正大本所由以立位育之化所由以成也侯之學始進於是已乎行且入覲將以其行與政告於
天子美譽崇階可立而致不足爲侯誦而不肖所以拳拳於侯者惟在益精此學考諸一念之微達諸性情以臻化理無忝於臯陶知人之法此固侯所自得之大端遵巖君所授記之初心也因諸生之請爲舉其涯略以贊侯之行亦古人不忘贈處之義也

贈周見源赴黃州司理序

見源周君吾兒姻婭也天性慈和明允自幼志於古人之學壯年以禮經發解浙闈謁選授黃州司理臨行過辭龍谿子蘄贈處之益且曰司理刑官也日事刑書以聽斷爲職不能專於學柰何龍谿子曰此世法論也君子之學無間於出處無擇於官求以盡吾心而已昔有士人聽講於陽明先師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勞未免妨奪先師曰我何常教人離却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學不離於見在見處官司上爲學方是眞格物如聽訟一事不可因其言詞婉轉生箇喜心不可因其應答無狀起箇怒心不可惡

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曲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種種轉換皆是私意惟人自知須時時精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不盡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離却簿書訟獄便是落空不惟聽訟一事推而至於監司守令宰執乘田莫不皆然惟求盡吾是非之本心以達於政不以一毫利害毀譽動於其中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知此則知古人之學矣出禮而入刑刑所以弼教而興化也先正云一部大明律其義精於大學一書立法本意必先五服隆殺以制五刑如盜賊必先論其主謀同謀臨時同事與否得財與否以爲重輕如人命必先審其故殺誤殺以爲加減無非所以廣改過之門也虞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無心之謂過有心之謂故故斯惡矣孔氏云苟志於仁無惡也仁者萬物同體未嘗加害於人故可以無惡而過則不能無也世之學者多出於有心以過自恕此學之所以不明而政之所以不達也道喪教衰論治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枉其是非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

亦異於古人之用心矣大學聖賢精微之蘊乃以聽訟次於其間其旨深矣君天性本來近道慈和則能愛人明允則能折獄素明於禮已得用刑之本慎斯以往其將無所失矣黃守懷堂使君予之同志君往得爲依歸同寅相協以學達政以政興化吾知其必有合也黃爲二程夫子發祥之地余常遊黃陂覽雙鳳亭想見花柳前川之樂時與三五同志講學其間流風猶有存者郡城舊建先師神祠同志所瞻禮聽政之暇偕懷堂使君時進諸生於祠下與之論學發明格致之旨尋二程之所樂以興絃歌之化君之志亦君之職也夫明明德於天下道之大端而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辨過與故學之大機去故而補過致知之實履也吾人贈處之實惟此而已并以質於懷堂使君當不以爲迂也

贈邑博諸元岡遷　荆王府教授序

君子之學貴於自立亦貴於有所聞而興自立其志之存乎有所聞而興其風之動乎學猶植也自立者根也有所聞而興者造化之發育風之披拂而長養之者也根不麗乎其土雖有造化無所施其功根植矣而發育之功不繼則萎萎然終於稿而已此交相

成之道也吾邑博元岡諸子雲間之俊也天性敦裕自少博學有聲於時爲文必根理要恥習於浮靡居家以孝弟稱親賢恤孤待弱弟尤曲盡其愛鄉人欽躅之而奇於數連不得志於有司以貢就選補餘姚學司訓既久轉爲山陰學諭孔子有云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元岡子素履之志足以自立姚與山陰爲陽明夫子講學之闕里士多有志於學流風在焉元岡子既以學爲職日與講學之士爲徒以善相觀風教日遠益得以懋其所立而擴其所未聞士有困而艱學者與窶甚不能婚喪者皆分俸贍之以勵其志羣校視爲楷式士益親附學不至於獨而風有所自來交相成之道尤有足徵者矣予不肖謬辱元岡子之愛與其僚南溪葉子惕齋蕭子有暇則晨夕過從以疑義相究析其於所造與其所業若謂一二受益於予而予求助于元岡子之心方未已也乃者復轉爲荆王府教授行且有日南溪惕齋以予爲相知也率諸士謁予乞言以致贈處予惟元岡子志既自立又已聞風而興矣予復何言竊惟今之人有疑於夫子之學者大約有二一者疑夫子教人本乎心性不專以讀書爲務近乎禪學二者謂夫子所講之學時與

晦翁稍有異同或妨於舉業之途噫敝也久矣千古聖學惟在理會心性心性者根於天取諸固有而盎然出之無所假於外外此而學者謂之異學高者蔽於意見卑者溺於利欲雖所趨不同其爲無補於心性一也夫心性者所謂自立之根而讀書則取其發育長養之助而已禪者固如是乎不本於心性而專務讀書雖日誦六經之文亦不免於玩物喪志明道所以規上蔡也夫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稗官小說外典之相戾也夫子與晦翁之論雖有異同要之均爲發明聖賢之旨不妨參互以盡其變非如薰蕕黑白之相反也惟所志在於進取未免於涉獵記誦離本逐末而爲學之志或爲所奪此則其可患耳明道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既云非是要字好又云即此是學所學又何事耶君子於此可以觀教庶乎知所以自立矣元岡子好讀書其於舉業之習老而不衰蓋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好者篤自不覺其至於此耳予故於贈處之際復以是義終始質之元岡子其益端其所造而敬其所業當不以予爲巵言也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絅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奢泰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人心日壞孔子身任傳道之責將以挽回世教而無從也乃志於從先進以求之於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譬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易著白賁而樂貴朱絃以存本也君子於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呶呶焉濵於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

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已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志於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而幼遭多難南北奔馳依依外氏之庇操慮日危且深殆庶幾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報之典鬱而未彰蓋久將有待也迺者

聖天子推恩賢宰執贊議重以申錫之命進吾子於太學將養之以需其成茲其兆矣雖然吾子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識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睡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祛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而不爲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慎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是豈徒不失望於海內之同

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袠有五秋九月二十日值其懸弧令辰走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首述卮言一編屬通家門人陸子光宅洎季兒應吉往畀賓筵用申籀祝之敬吾人生於天地間百歲爲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爲之紀日可見之行惟出與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格於上下輔世長民以兼善天下處則以其道獨善其身守先王之法以開來學若無一善狀徒以其七尺之軀久生於世非有道者之所貴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莫如文王處而壽者莫如孔子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不知老之將至此壽徵也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並育並行而不害不悖此德符也德以基壽壽以昭德夫人之所知也若夫積德以凝命爲壽之原譬之北海玄珠得於象罔非夫人之所知也先師有云心之良知是謂聖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心之靈明謂之知清虛昭曠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此萬化之綱千聖學脉也意者心之用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

則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好惡形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生於識心之良知本無善惡本無是非譬之明鏡之鑑物妍媸黑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過而不留意與識即所謂照也眞心無動而意有往來眞知無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此則知文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必意者病之所由以生識者緣之所由以起也意根於心則善惡自無所淆而意爲誠意識變爲知則是非自無所眩而識爲默識無識則知亦忘無意則心亦冥譬諸太虛之體不和諸相而亦不拒諸相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而廓然無礙文王孔子所以順帝則而達天德也夫意與識非二也識有分別意爲之主意有期必識爲之媒是謂一病兩痛交相戕也孔門惟顏子爲善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孔子稱其庶幾以其屢空也子貢而下未免多學而識以億爲中空者虛明之體億識則非空矣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漬染習認賊爲子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襲陷其中而

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良知爲宗孔周之絶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海内學者牿於舊見且閒然指爲異學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不佞於公出處之槩重有感焉公深信師門之學力肩斯道爲善類所歸向非一日矣出也以其學行於　朝秉國之鈞承　天之寵經綸密勿定大計決大疑以天下安危爲已任倡明正學淑人心而開泰運視羣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矻然無所撓也其處也以其學行於家宅心淵默應緣無滯篤於倫理重朋來之樂徜徉峯泖之墟修身以見於世視羣小之慍若飄風之過耳漠然無所入也尚友千古道合志應真於文王穆穆勉勉孔子合德於天地殆庶幾乎慕焉而若有契也夫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俛焉而不知年數之不足至人不已不厭惟日不足之心有如此者走也辱公之愛最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儂徒以不肖之齒稍長於公步趨追從絶塵以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孳孳亹亹法天之行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無盡如神龍遊於昭曠之域出則爲見處則爲潛將與孔周相忘於千載之下絶意去識啓心之靈以綿道脉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

同壽百年之期有未足多者矣此固區區同心之願也

壽鄒東廓翁七袠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於世世之學養生者務爲異術譸譸泥執併老氏之旨而失之是非養生者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生理命其所乘之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之原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不覩不聞其體也良知者性命之則知是知非而微而顯即所謂獨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知則可以復性矣故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餘年於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爲立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翁聚同志爲已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千數每會必如期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并包務期奬掖朋友有過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人之意自消辯論有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爲分疏使自思得之故人皆得盡其所請而樂爲之親擔負聖

學卓然爲海內儒宗同志賴焉志純履謙所見者日
邃嘗曰吾始也戒愼於事爲已而戒懼於念慮其後
則乃戒懼於本體夫戒懼於事爲者黜檢形迹所志
末矣戒懼於念慮者雖防於發端尚未免於生滅之
擾若夫戒懼於本體則時時見性以致於一念慮者
本體之流行事爲者本體之發用圓融照察日以改
過爲務無復本末內外之可言矣此先生之學也是
年先生壽七十春二月其日值其懸弧之辰宣州水
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若干輩將旅進於庭
以壽先生而屬言於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
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
嘗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
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於是是說也人孰不聞
亦曰有爲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淆於異術故
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於神守能若
是乎而世之養生則異於是裂性命爲兩端分內外
爲二物或迷於象罔或滯於幻形甚至顚溟濁亂惟
軀殼渣滓之爲狗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并老氏
之旨而失之者也嘗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
徼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卽未發

之中性宗也觀徼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工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改俛焉孳孳而不知其老者乎雖然得一爲難忘一尤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住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於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住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翕子姓昌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玉陽子志於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爲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晚乃更求幽勝亦句曲之墟作圜室若干楹翼以飛樓繚以石壇塹以深渠總爲護眞堡狀若蓬島聚糧其中外內限隔期過七十即將捐室家絕交游屏棄世緣入室練養以觀無始而求遂其所欲約五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迹可謂太奇矣夫玉陽子之爲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於了性故別求修命之術蘄於兩全而得之乎予固不得而

知也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眞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眞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於乾身屬於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於眞息眞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於外也是故盡性以致命者聖人之學也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儒者之學不足以養生而別取於命術是自小也且老氏常有長生之說矣大都人生以百年爲期五情苦樂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以爲多則所謂長生者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說未免滯於形骸即爲凡心有漏之因并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玉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得而捐乎交游果可得而絕乎世緣果可得而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苟凡心未了縱使入室未免坐忘而坐馳爲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學未嘗外於人道但不爲其所累耳若棄之絕之孑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之道也哉孔子年七十

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動以天無復凡心之爲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矩者天命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於玉陽子惟在益堅爲聖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爲的默識玄機以觀無始不爲後世養生之所滑使世之學者曉然知玉陽子之爲人志於學孔者也不務爲奇迹者也不外於人道而能無所累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規勸因書以畀之賓筵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爲宗以無欲爲要以良知爲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於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學不明於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予曷慰學者之望哉良知本虛天機常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目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於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爲之累如目之有翳

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於人也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予不類辱交於念菴子三十餘年兄於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於茲矣海内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於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研二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眞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於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徒認現成

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於自欺矣蓋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此兄歸宗得力眞工夫所謂實致其知者也其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成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工夫修證而後可得則若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以爲工夫天機常運終日競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

嘗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於吾道之衰盖禪宗期於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於兄也是月十有四日爲兄五十九年初度之辰因漫次其語納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爲學將寡欲以至於無已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斂順適耳目聰明一念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祝兄宜莫出於此者若夫桑榆之景相許莫逆而繼以調笑予弗能也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實惟平泉陸公七十誕降之辰門人陸子光宅謂予曰陸先生之年稀矣海内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爲石交況嗣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不容已可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以來心戒不爲應酬文乃

者同心之言非戒例也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淆其志熙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忘順逆也忘斯神矣殆至七十始超然自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illegible]大所發無不中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illegible]非有所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即其近似以自[illegible]也以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啓予者公自幼有志於學以孔子爲師辨之已早弱冠[illegible]鬼科晉陟膴仕優游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簡在帝心羣望所屬天下以其出處卜世道汚隆不淫於習不淆於衆其動以天不以順逆介於衷幾於忘矣晚年踐履益熟所得

益深蓋其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躋七十心若可以縱矣公方日以莊嚴自持競競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逸也昔者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爲善學若公者所謂善學孔子非耶公深於竺典余嘗戲曰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迺若以世爲魔境衆爲魔黨不屑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與魔尚爲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以無心應世魔即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背即觸佛總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嘗有心以應之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非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即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於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顧同心交修之願非徒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袠序

嘉靖甲子春暮予赴近谿使君之期相會於宛陵晨

夕證悟頗盡交修且得觀菁莪之化聞絃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遊中阿之曲可謂千載一時之盛矣浹辰復過水西與諸友爲信宿之處貢子玄略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輩率諸友請於予曰近谿公蒞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於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煦養而翼誨之其於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爲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於公尤深且至五月二日值公五袠初度之辰諸生稱觴致祝不敢後於六邑之人公之知心莫如先生敢斬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固予之情也既歷天都黃山假館於紫陽之墟方期搆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子欲爲羅君壽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扃府之隔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豁信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於六邑也彥而秀者既授之館而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爲之約而訓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若三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膏澤而思有以自淑也蓋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爲心六邑之人有一

不化於善使君之心歉然若有所未盡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爲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廷試十年庭除唯諾諭親以道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於家者植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於用暢達扶蘇有同於甘棠之蔽而人自德之嘗觀使君教人使人當下識取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問以凡心蓋一念眞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議纔涉安排即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即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爲以故六邑之人皆能信使君之心薰炙於道義而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所以爲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生果能以使君之學爲學盡去其凡心神機盎然不犯人力足以倡於六邑之人所謂徧爲爾德而壽考願於使君者不在於言而在於身使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訓而心悖之使使君之化闇而不章鬱而不暢則雖盛筐篚多歌頌充溢於使君之庭亦徒爲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蘊庶幾爲知使君之心授而書之以告諸人

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壽東丘吳君七袠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商山隱君子也宋文肅公儆之後自文肅迨君凡十世世多聞人公天性穎異自幼志於古人之學嘗聞學於陽明夫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閩籓司理期年相繼丁內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爲恨服闋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蒔花木爲逸老之計建書院於里之東丘羣友講學聚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爲期知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方爲不負所生因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況表見希聖之意其志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十夏六月十七日值其懸弧之辰友人某某等乞言于予以侑觴祝予常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間知公行履甚悉仲子繼俊久從予遊雖微諸友之請固所樂道而不容已也予平生不爲過情之譽請以所聞與其所自況者爲公道之輔成其志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者無知也無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於道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反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爲道之質當學敏捷以

鈍爲道之鄙當學對筭以蒙爲道之塞當學智能以冥爲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冥皆愚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不神之神卽無知之知故曰迅雷風烈莫不蠢然蠢然者卽所謂愚也審其幾謂之不睹不聞充其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出於一念之微此天之所以與我之眞性聖愚之所同也顏子之四勿睿而爲愚者也故能有見於卓曾子之三省魯而爲愚者也故能有契於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的傳區區數十年學而未能者也君果有志於此不以世情機智參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之源亦不外此君居家孝友儉於自奉富而能施與人交不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爲長者其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多予亦不欲以此爲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耄矣於世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揆諸一念共進此道固千里交修之望也

贈前峯羅公壽言

人子之奉其親在於善養而不在於祿養親之自致其養在於靜逸恬愉而不在於濃縟囂華之習善養

者論親於道盎然出之不以一毫栅乎其中靜逸者忘機以動泛然應之不以一毫膠乎其外盎然以出養之至也泛然以應靜之篤也此古道之純率諸人性而安得諸天常者厚作聖之基與化之本也今之人有行之者予於前峯羅公見之矣公子近溪君自幼志于古人之學禔身冲雅讀書潛玩大旨雖事舉子業恥爲章句之習公未嘗以是苦之及君中選南宮即圖歸省視膳問寢雍雍怡怡不假繁飾而至愛油然家居十年始就　廷試公亦未嘗以功名急之邇者君出守寧國興文學以飾吏治羣六邑之彥晨夕聚處諄諄以古道相切劘燁然風動大都發明良知之旨而致謹於一念之微不爲外感所搖奪此一體之義而千聖之學脉也時公就養官邸每退食侍養則以所與諸生陳說理道之言一一誦於公公每首肯若有當於心者公天性淳茂與物澹然無所好嘗爲文學不樂於進取及近溪有以自立即翻然棄其所業曰吾有子能繼吾志足矣終日焚香默坐儼然若思頹然若遺平生恥事居室近溪居官二十年力可自致而庭除齋傳一毫無所加於舊居常食無兼味衣無重襲芑莧緼素隱約而安出入惟蒼頭一

二自隨絶無輿馬都郁觀望之侈至於義所當爲如祠舍旅館公儲義學之類則以次盡力爲之雖甚勞費無所惜公篤於純孝永思慕每祀事器皿品物必躬自滌濯務致豐潔暮年率以爲常凡此皆公天常之厚以自全而學問之助要亦不可誣也陽明先師開講鴻臚時公之鄉先生饒文璧者從之遊歸以所學訓其鄉之後進公得聞所未聞師友淵源有自來矣今年春暮予赴宛陵之會得謁公於邸第其貌充以和其視專以審其情洽而不比其言笑暢而有節誠然古純德君子可目擊而存也四月十有六日值公懸弧辰友人某等思有以爲公壽屬言於予予惟公之德及於人者遠人之德于公者深近溪君既以一體之學教六邑之人其於士夫尤嘉會振翼而聖功生焉化理出焉蓋君之學卽公之學而其教於六邑卽公之教於家之則也聚六邑之人心以壽公公之壽寧有既耶且公二孫軒輅清年睿質志超物表不欲歸就試事請命於公公曰孫輩志有向吾亦任之而已是卽不苦急君之心也而公之識遠矣六邑之士方泥於進取聞之益有所創悟猶之溽暑烈張人苦於薰炙而乃冷然濯之以清風也靜以養恬

不滑於感父子若孫一德相禪以要於無窮君之所以壽公與公之所以自致其壽觀於其家尤可知矣若夫饋漿酳爵以祿爲養區區較脩短於彭殤之間烏足以侈賓筵之祝哉是爲序

友梅畢君八袠序

昔者夫子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及於狂於鄉愿則惡而絕之何也狂者之志嘐嘐然以古人爲期所見者大考其行而或有不掩焉者雖若功行之未純而其心事之光明廓朗略於形迹不務爲覆藏掩昵之態此則狂者之所以爲狂也若鄉愿者彌縫鍵閉闇然以媚世爲心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古人之道與狂者作用正相反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惡之尤深也是豈惟人品眞僞之分古今學術邪正之辨決於此矣歙之北城有友梅君者予聞其人矣自幼穎異倜儻長通毛氏詩補邑庠弟子員屢試不售泊然不以得失爲念正德間聞陽明先生講學於南都徒步往受業焉與聞古人爲學之旨久之若有所得將歸卒業先生嘉其志賦風月章以期之所謂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者是也君孝友明達篤於人倫居常遨遊嘯歌於山川之間以寓其所好性喜尚義

內外疎戚顛沛阨窮若已貽之多方爲之拯援常蹈於累弗恤也其訓子弟率之以身務爲進取且善料物情家人以事關白每執筯籌之曰若某若某者應如是則吉否則凶已而果然若憑蓍以告人者蓋燭於機宜則然非故爲趨避也言動色笑微有蹉跌覺即坦然放舍未嘗以毀譽動其心平生務求自信不事回護以文過掩慝爲深恥其於古人域限所造未必其何如即其中之所存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無疑也今年壽八袠仲冬三日值其懸弧辰君長子錦仕衢州司理羈於官守不能遂情歸省以予與君爲同門乞言於予歸其弟總以展祝頌之私予惟夫子之惡鄉愿而思狂也非徒泥迹以方人固將以明已之所學也鄉愿者學中行而僞焉者也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其惡之也固宜若曾點之言志漫衍紆徐超然於事爲象器之外若無一物足以當情者夫子顧喟然嘆而與之是豈遠於人情也哉與其有同於已也不有夫子之論千載之下幾何不以狂者爲過舉而鄉愿爲完行也耶君老矣而好學不倦吟弄風月有與點之氣象故舉古今之學術以爲君壽周君之所樂聞也夫曾點之後有曾子善承其志而親

之各益顯司理其善承君志以無忘舊學淵源也乎斯爲能壽其親無忝於紫陽之鄉人也已

西川朱君壽言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之餘縱言及於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得而兼旨哉膏粱之士宅身繁膴慮危涉患之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遯世山澤之臞志若可以自得而窘約焦瘁每嗇於外養以苦其生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斯亦難矣柴子俛焉若思起謂予曰予鄉有朱君西川瓏者迹其所自立殆庶幾於是耶予曰何居請言其凡柴子曰朱君髫齡穎異嘗習舉子業傷於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資走齊魯蹈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忠信爲本爲衆所依貲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每以所入佐之不屑屑然也性寬厚樂施宗黨有貧乏者隨力以周無恡情間有不率意相忤者含忍隱讓以俟其化亦無嚴色城府坦然鮮事機知而以其舉子業授其子夏曰此吾未盡之志也雖處豐腴若超然處於世外以恬其心而志不疚雖似山澤之臞益之以具修之

物以爲身愉而養不匱其子夏有志於學力行好修人多以爲迂朱君樂成其志雖授以業亦不屑屑以世情得失督望之此則朱君之凡也予曰其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六十因爲其子乞言於予以壽其親且祈有以諭之予曰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生之基壽之徵也子夏果能承親之志益勉於爲學是諭親於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以畀之

壽商明洲七袠序

龍谿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客造而問曰儒者之學與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而毫釐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於性命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乃道脉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生之術各自爲說道術爲天下裂而其說始長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而法象生焉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爲火候稱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微旨不出於身心兩字乾卽心也坤卽身也坎離者乾坤二用神寓於心氣寓於身卽藥物也二用無爻無位升降於六虛之中神氣往來性命符合卽

所謂火候也而其機存乎一息之微先天肇基後天施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蔕也但吾儒之學主於理道家之術主於氣主於理則順而公性命通於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於氣則不免盜天地竊萬物有術以爲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能通于天下此所謂毫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也志於聖學有年而尤留意於參同契之說每爲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若不啻口出可謂精矣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聽聰神氣不衰豈眞有得於是也耶仲春九日值其懸弧之辰同會者將稱觴以進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爲祝夫人至七十鼎嬴藥耗卦數日消尤不可無修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於外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長生之本而參同之旨也所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究其所未至廓然虛中不以思慮營擾滑其心嗒然忘形不以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不蘄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於是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者也若夫息息歸根默證玄理尤伯陽氏之密機

予固學而未之能何日過予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說固交修之望也

壽何母沈夫人七袠序

嘗讀詩國風列夫人女子之事詳矣其言動有法當於禮而合於道者多公侯卿大夫之妃盖王道行內教修好禮聞道佐其夫子以成德業化洽而俗彰是以福履用綏彌壽而裕詩人歌之以爲美肄之樂宮以爲世風仲尼著之以爲經萬世不可廢也世教下衰學士大夫尚憾於道之不聞而况於閨閫之內婦人女子之習者哉若夫長育閨閫稟女士之行不藉讀書多識而有聞道好禮之實是古之公侯卿大夫之妻之所難而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也宜其書之於冊咏歌嗟嘆之不足而仲尼之所欽躅與以予觀於何夫人之德行有周人之風其于仲尼之教庶幾爲不畔矣夫人出自蕭邑沈之名族及笄歸於沅溪公佐公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周旋贊翼雖公力學好修有以自成而倡之而夫人克相之力不可誣也夫人淑慎敦默動於閫內之務其禔身不爲矯飾雖女子褻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嚴於祭祀四時饋奠滌器具修必致其潔事太夫人虔而

有禮和柔靜密尤善處嫡庶之間溥惠泯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待諸子若女慈愛懇至而不失於訓治家積累絲粟能澹泊撙約於既貴之後至於周貧恤孤脫簪鬻珥以濟之有所不靳其於族里雖禋禊瑣縷遇之未嘗有忽其於姪戚之黨雖疎遠之姻歲時粟棗羞脯之問厚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夫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夫人未嘗失禮於我備觀夫人言行之詳無一不合於道稽諸風人葛覃采蘩樛木小星美德懿行而膺壽與有光焉蓋其天性有聞非特沅溪公德之所倡與教之所成也予于此益美夫人之士行根於天性盎然出之而世之學士大夫號爲聞人反若有所不能及者矣季子應吉夫人之子壻也知夫人之德行爲甚詳仲春十有一日爲夫人七十懸帨之辰予不佞志於仲尼之學故樂道其懿載之歌詩以爲世教風因以卜其壽履之無窮也乃歌曰坤德兮洋洋含光冲穆兮合於無疆龍之書兮鳳之章披瓊佩兮登高堂又歌曰春日兮載陽景翳翳兮淑氣揚陳綺席兮霞觴蘭蕊秩秩兮祺壽而康

章母楊太君八十壽篇

今夫贈人以言者其父母一德也事重父則略母重母則略父然天下事固亦有宜男子獨優之者而女顧并優之或男子非不優也然於事則優之矣而課事則或弛之乃女子優之矣而其於課事也又復勤之則優之之效不在男子而在女子矣蘇明允之於教子也非不優也然志謂其母程太夫人者能口授二子以書至所督課亦復多稱程夫人者此優之之效不在男子而在女子也明矣假令當時有欲書其事以爲蘇氏贈將以詳歸明允而以略歸程夫人耶必不然矣吾鄉章太君爲潮陽令楊毅菴公之孫楊固會稽望族也而毅菴公既以名宦著其鄉其行誼復稱長者當其始教太君時務令兼通書而習禮而偁稷閒章氏又會稽望族也太君歸畏齋君章氏一門靡不賢太君者而太君業以知書故遂口授書於其子三人曰克中克誠允恭者積十餘年無一人敢先昏雞而寢後晨雞而興機杼軋軋與唇吻咿唔聲相答和過者聞之無不傾耳却屐相與嘆賞而後去太君又性不喜重味然每脫簪令童子荷擔而入市歸充庖俎者非以供化甫輩師即其所畏事者之友也以故三子並後先名庠序中而允恭則又自舉子

外善爲古文詞有志於學久之又問道於余余時已踰耄矣竊嘗疑之脅文伯出學而歸自以爲成人矣及其母敬姜責以成王周公之道文伯乃始擇黃耄倪齒之人而嚴事之爲之引袵攘袂而親饋允恭之師我也晚而執禮也恭而我適耄也又太君者固卷卷其子之師友者也當是舉也豈太君使之然耶至是太君年八十矣其子輩子錫甫允暉甫者若干人將請予言以壽太君噫文伯之母傳數千年者無他也在成其子謹擇師取友而已矣誠若是將何物以擬太君壽耶

報恩臥佛寺德性住持序

蘇郡有報恩臥佛寺建始於吳燬於唐錢氏有國即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釋迦殿後爲臥佛閣建炎之難亦燬爲燼元豐重建所存者九層即蘇文忠公捨銅龜以藏舍利者是也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爲北寺云寺有五院爲浙右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矚太湖東南巨鎮也正德壬申夏閏五月復燬於火相傳火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燼殿閣亦燼所存止大士一院劫數也嘉靖甲子鄉之諸大夫士民始圖興復既乃延請爲衆所信禪僧性空

及化主潘恩俞賓誓於佛前銑意修舉前後共得施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揀剩方磚若干衆益競勸工費易集至隆慶巳巳九層規制煥然復新前後殿閣漸有修復之機時蔡侯方育才興化延予至蘇與諸士友談學助成絃歌之政衆謂塔功落成周望遐覽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蔡侯別駕邵君司理張君同往觀之予先至乘興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神恍恍在霄漢外復下坐院中以待諸公之至巳而先後畢至齋畢復從諸公登至第八層予曰最上一層留以相待諸公極目巳盡大觀不須更上也予復謂昔賢八識對塔說相輪今諸君身巳至塔中所未盡者最上一層耳去相輪不遠則何如因相與一笑蔡侯謂予曰先生年逾七十半餉間兩度登塔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道乎予曰昔嘗從陽明先師遊登香爐峰至降仙臺絕頂發浩歌聲振林麓衆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巳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十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革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

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本山舊有住持擇行僧通教典者主之焚修接衆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住持亦隨以廢今寺將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爲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爲衆所推服立以住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爲所衆僧欲假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住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爲左券予曰住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圓覺而不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卮也焚修衆務節之末也得予所謂魂載魄之說始可以爲住持也已未達爲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衆務魄之應迹謂之塵勞而主之者神也能以神用則魂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背塵合覺一爲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終日擾擾而恒瞑然是謂背覺合塵背覺合塵者凡夫也背塵合覺者羅漢也無背無合超然平等無知而無

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德性既任住持不可不逐其義譬之登塔當以修行爲第一步日親教典而事焚修日勤衆務不可以爲巵言末節而忽之第一步行得穩實便是入圓覺之路頭由凡夫可進於羅漢由羅漢可入於佛乘雖八層九層以達於相輪可以馴至樹教基積慧命法門可不待外求而得始無忝大衆之綱紀始不負上人擇任之盛心也書以勉之

龍谿一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